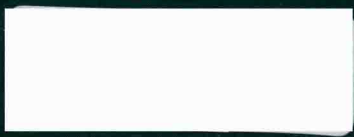


马伯庸 驰骋

— 著 —

下

四
海
歸
一
騎



下

四海鯨騎

马伯庸 驰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海鲸骑. 下 / 马伯庸, 驰骋著. —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7.8
ISBN 978-7-5596-0776-8

I. ①四… II. ①马… ②驰…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6983号

四海鲸骑. 下

作 者: 马伯庸 驰 骋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肖 桓
内文排版: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2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7.5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776-8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四海鲸骑·下

惺惺
047

第三十六章

166

珍珠港
第四十八章

暗子
037

第三十五章

154

潜伏
第四十七章

柏舟
025

第三十四章

145

护身符
第四十六章

蓬莱
017

第三十三章

136

斩舰
第四十五章

重围
009

第三十二章

127

厮杀
第四十四章

珍馐
001

第三十一章

118

夜袭
第四十三章

目 录

CONTENTS

- | | | | | | | | | | | | |
|-----------|-------|-----------|-------|-----------|-------|-----------|-------|------------|-------|-----------|-------|
| 巨炮
106 | 第四十二章 | 重逢
100 | 第四十一章 | 对峙
089 | 第四十章 | 筹码
078 | 第三十九章 | 烟袋锅
069 | 第三十八章 | 破绽
059 | 第三十七章 |
| 263 | 后记 | 235 | 第五十三章 | 219 | 第五十二章 | 205 | 第五十一章 | 193 | 第五十章 | 181 | 第四十九章 |
| 临海望风 | 大仇得报 | 南海之眼 | 鬼岩礁 | 攻心 | 富士地狱 | | | | | | |

火山岛渔村处于偏僻的南洋，距离所有国家都很遥远，平日这岛上来得最多的是采购硫黄的商船，最近这里不知中了什么邪，每天来的人比以前一年的还多。

昨天离开的阿夏号水手已经比全村加起来还多，今天上午来的倭国船上的人凶神恶煞般地打砸抢一番才离开，现在来的这大明船队人更是多到令人惊讶。村长甚至有些期待，明天还会有什么怪人来不？

大明的军人还算比较和气，整整一个下午只烧了两间草房，砸了十几只陶罐子，挨了嘴巴的村里人也只有五个。“真不愧是天朝王者之师，和野蛮的倭国武士就是不一样。”村里人揉着被打肿的脸说道。

来和村长接洽的是个看起来胖墩墩、笑眯眯的将军，手上没事还总盘着鹌鹑蛋大小的黄色蜜蜡串。他非常礼貌地向村长问了好，然后命令手下用铁链子锁住村长就走，一直把他拉到海边。

全村村民早被明军集中到了海边问话，所有人都盘腿坐在沙滩上，手拿刀枪的明军把他们围得死死的，不许任意走动。

胖将军带着被铁链套着的村长来到海边，跳上一艘小舢板，命令橹手朝着停泊在远处的大明水师船队划去。大明水师船只体量庞大，吃水又深，小渔村的简陋海港完全无法停靠，因此只好停泊在深水区。村长从未见过这般庞大

的船队，黑压压布满湛蓝的海面，一眼望不到头。虽说他年轻时也曾去过林邑国，可即使是林邑王的军队也没这大明水师来得壮观。

大明水师不愧是训练有素的远东第一劲旅，即使是暂时驻扎，也丝毫不敢松懈，大大小小数百船只按照功能和所属部队布下玄武之阵，各色旌旗迎风飘扬，离得老远就可以听到船上金鼓齐鸣，蔚为壮观。

小船前行到船阵旗门处，一艘鹰船疾驰而出，船头站着位怀捧令旗、衣甲鲜明的旗牌官，手执令旗喝道：“何人靠近我水师大寨，速速报上来！”

胖将军赶紧朝着对方抱拳行礼：“尊驾，兄弟王参将，奉郑提督钧旨，提调本地土人村长来问话。”

见是王参将，旗牌官也赶紧回礼：“原来是王参将，虽说该放你进去，只是郑提督军法森严，没有令箭，小人纵有泼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

“怎敢为难尊驾？既是公干，自然有令箭。”说罢王参将双手递上令箭，旗牌官验证令箭真实无误，这才朝着旗门挥舞令旗。只见两艘插着方位旗担当辕的大福船如大门般朝着两侧退开，让出条宽阔的水道。水道尽头是一艘大到如同小山的巨舰，船主桅杆悬挂着驺虞旗和九盏青色犀角灯，正中的红色大纛上分明写着个“郑”字。

和大船相比，村长所坐的小船好似蚂蚁一样渺小，他正琢磨船上人要如何才能把他弄到甲板上，只见小山般高大的船上竟伸出来个带滑轮的长杆子，上面“吱吱呀呀”降下来个大筐。那筐实在大得离谱，胖胖的王参将叫人先把村长轰进筐里，又招呼同行的亲兵扶着自己迈步进了筐。王参将拽拽绳子，上面人一起用力，大筐颤颤巍巍地就升了上去。

这大明水师郑提督的主船除了大还是大，而且是什么都大，只有站在甲板上才知道这船究竟有多大。不要说甲板两边望不到头，就是从左舷跑到右舷也能把人累死。甲板上来来往往的不但有大批穿铠甲的明军士兵，更令村长惊愕的是，居然还有骑兵在甲板上遛马。

来到宝船尾楼的两扇钉着六角铁钉的硬木大门前，王参将发现站在门口的卫兵除了郑提督的亲兵外，竟然还有几名身着华丽官服的锦衣卫。其中一名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官员见王参将牵着村长前来，昂首阔步上前问话。听说这村长是郑提督叫来问关于朝廷通缉要犯的事，竟不顾王参将面子要将人带走。王

参将虽是好脾气，却也勃然大怒，锦衣卫虽说官大一级，可眼前这厮不过是个正七品总旗，比着自己差上一大截子，竟然也敢耀武扬威。

王参将立刻和那总旗吵在一处，直惊动了门里郑提督的值班亲卫中军官，这人出来说和，王参将和锦衣卫总旗才算作罢。

“我的爷，您别找不自在了，郑提督正在里面和胡大人争执，您这要是再捅出篓子来，屁股上挨顿板子只怕是免不了。”中军官将王参将拉在一边悄悄说道。

“胡大人？”

王参将恍然大悟，难怪来了那么多锦衣卫，原来是胡大人追上来了。他举目四望，果然看到甲板后方停落的镏金翡翠葫芦宝顶蓝呢轿子，四个精壮轿夫背着手四角站定，好似四尊黑面菩萨。

会客室方向隐约可以听到两个人的说话声，其中一个正是郑提督。虽说听不到在说什么，却可以听出他的语气相当不悦，另一个声音则是拉长着尾音的官腔。两人说了许久，郑提督口气明显缓和下来。王参将知道，胡大人仗着皇上宠幸又掌管锦衣卫，压了郑提督一头，郑提督迫于无奈，看样子似乎放弃了什么。

只听会客厅的门“嘎吱”一声响，走廊里响起五六个人的脚步声，门口的锦衣卫总旗高喊一声：“胡大人起轿。”

门口的锦衣卫和亲兵纷纷跪倒在地，王参将也赶紧躬身行礼，原则上是不可以抬头注目，话虽如此，他还是悄悄抬起眼皮来看。一行人走过，只见走在最前面的人穿着大红色官服，圆翅乌纱，腰横玉带，脚踩描金官靴，身量不高，从后面看肩膀削窄，当是胡大人没错。他背后跟着身穿斗牛服的锦衣卫褚指挥使，褚大人因为掌握着诏狱，文武百官无论大小见到他都是毕恭毕敬大气不敢喘，但今天他在胡大人身后也不过是条哈巴狗罢了。再之后是四五个身穿飞鱼服、耀武扬威的锦衣卫中级官员。

四名轿夫见胡大人来了，赶紧把住轿杆，褚指挥使忙不迭地为胡大人掀开轿帘，请胡大人就座，然后轻轻放下轿帘，又用手掖了掖轿帘四角，似乎是生怕胡大人被透进来的海风吹坏了。

王参将眼看着一行人抬着胡大人的轿子离开宝船，上摆渡船朝官船行去。

他方才进尾楼的大门，只听里面“啪”一声响，似乎是有人将茶碗之类瓷器狠狠地摔在地上。猜到是郑提督在发泄心中郁结，王参将和中军官对视一眼，牵着村长赶紧朝着会客厅赶去。

敲开会客厅的门，只见郑提督面色铁青地坐在太师椅上，地上果然有摔碎的茶碗和茶叶残渍。

“郑提督……您这是和胡大人……”王参将猜到八九分，小心翼翼地问道。

“哼，小人得志！”郑提督怒气未消，“锦衣卫密报南海有几个国家企图联合叛我大明，要我率领舰队前去震慑。至于那个人的事，他说安排锦衣卫前去捉拿就够了，让我不必忧心。我要他拿出圣旨，他却说是皇上口谕，恁地糊弄我。”

“这个胡大人眼见是怕提督大人您先找到那个人，夺了功劳，拿皇上口谕来唬大人您。”王参将知道胡大人素来狂傲，从不把郑提督放在眼里。若不是仰仗皇上宠幸，他又如何敢和掌管着数万水师精兵的郑提督这般言语？

“若不是碍于皇上，我方才真想将他……”郑提督面上露出杀机，转瞬即逝，手指按向腰间的娥皇、女英宝剑，王参将顿感汗毛倒竖。

过了半晌，郑提督怒气稍退，轻舒一口气。他久经官场，历三朝皇帝，毕竟不是一般的武将，否则也做不得水师提督的高位。

见郑提督面色缓和，王参将弓着腰凑前问道：“我军真的要按他说的转向？”

“如果皇上真有口谕留给他，惹得皇上震怒也是麻烦，我再斟酌吧。”郑提督看到旁边还跪着个被铁链套着脖子的老头，情知王参将动了粗，深感不悦，口中“啧”了声问道，“王参将，本官叫你好生请村长来问话，你如何用铁链子锁了人家来？还不快把铁链子解了？”

原来驻扎南洋本地的明军极是骄横跋扈，军纪也甚散漫，平日里偷摸砸抢原是常事，今日奉命找村长来问话，王参将习惯性地用铁链拿了人来。

知道王参将就是这般人品，郑提督也很无奈，只好摆摆手说：“下不为例，且先问话，事后赏这位老者二十两银子压惊。”

说罢，郑提督又端端正正地在太师椅上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抵住鼻

子，一对眼睛鹰隼般盯住村长。村长跪在地上感受到难以名状的压迫感，吓得不敢抬头。

旁边王参将问一句，村长回上一句，老老实实将阿夏号在本村附近礁岛驻扎、建文与七杀赌銃、七里与伐折罗决斗的事都讲了一遍。讲到青龙船和阿夏号分离航行时，王参将在他面前放了张很大的南洋海图让他指点。

村长瘪着嘴在图上看了一会儿，非常肯定地用手掌朝着东边用力拍了几下：“是这边，那龙头船去的是这边方向。”

在村长回禀的过程中，郑提督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一言不发，两眼死死盯着村长的眼睛。村长感到自己像是被猛兽盯着的兔子，心里无比害怕。

看着海图，郑提督的眼睛渐渐睁大了，嘴角露出微笑的神情：“去蓬莱吗？”

村长不知道蓬莱是什么，望望郑提督又望望王参将，只见王参将也是一脸狐疑的神情，手中的蜜蜡串被来回盘着。

“果然是蓬莱。”

郑提督一撩白蟒袍的前襟，“呼”地站起来，笑着对王参将说道：“走吧，我们先去将那区区蝼蚁小国弹压了，至于锦衣卫，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招惹破军的胆量。”

“这哪里是人吃的食物！”建文眉头紧锁，从装粮食的木桶里沾着尾巴拎出一只盐腌蜥蜴干。他把蜥蜴干凑到鼻子前闻了下，腥臭气息扑面而来，熏得他赶紧扔回了木桶里。

朝着预定方向高速行驶了几个时辰，估计已经把大明水师甩得很远，建文这才将速度放慢，让青龙船不至于超负荷运转。放松了，肚子就会饿起来，他们跑到船底货舱打开七杀赠送的粮食木桶，结果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盐腌蜥蜴干。腾格斯一口气将十只装粮食的木桶都打开，每只木桶里装的都是满满的蜥蜴干，足够他们吃几十天。

“真是只心如蛇蝎的母狐狸！”铜雀恨恨地骂道，连他也没料到七杀竟然会用这种方法报复。

原来，在阿夏号待了那么多天，青龙船里原来的食物早已过期清空，补给

食物和淡水都是在火山岛。七杀对建文等人恨意未消，她故意为他们采购了好几大桶盐腌蜥蜴干，这东西当地人甘之若饴，外来人光是看看已然作呕。

青龙船并不需要人驾驶，所以刚刚所有人都跑到了货舱里翻找食物，连犄角旮旯都翻了个干净，还从木桶里滚出一个呜呜乱叫的人，原来哈罗德说好要留在阿夏号上，哪想到七杀根本不想收留男人，被他纠缠烦了，叫人将他捆起来装进木桶，当补给品塞回青龙船上，一场美梦落了空。

腾格斯把几个装盐腌蜥蜴干的木桶都倒过来掏干净底，妄想能找到漏网之鱼，结果毫不意外地令他失望了。这下大家终于确定，货舱里除了盐腌蜥蜴干并没有其他食物。

“难道真要吃这东西？”不争气的肚子又闹起来，建文只好闭着眼将手伸进桶里抓出只盐腌蜥蜴干，张大嘴咬了一口。蜥蜴的爪子在舌头上的触感和腥气令他难以忍受，建文试着咀嚼了几下，立即跑到墙角抱住木柱哇哇大吐起来。

等吐干净，建文又舀了半瓢淡水漱口，这才觉得口腔里舒服多了。

腾格斯十根手指都颤抖起来，木桶“咣”的一声掉到地上滚出老远，看着被他鼓捣了一地的蜥蜴干，鼻子一酸，眼泪像泉水一般沿着大脸盘子“哗啦啦”流下来。他嘴唇颤抖着自言自语，突然发疯般推开货舱门跑出去。不久，船头传来腾格斯号啕的哭叫声：“俺……俺想家了，俺想吃烤羊腿啊……”

听到腾格斯的哭闹，建文感到肚子更饿了。

七里看也不看腾格斯，用衣角擦拭着捡回来的“素戈鸣尊”，将来有机会要埋葬在百地之地。她随手丢一颗兵粮丸到嘴里，建文看到了，想到兵粮丸的味道，一下子又没了胃口。

这里反倒是哈罗德安之若素，正抱着一大捧盐腌蜥蜴干“嘎吱嘎吱”吃得起劲：“咱早年流落荒岛，蜘蛛、蛤蟆也未尝没吃过，相比之下蜥蜴干已是无上美味。”

哈罗德大嚼着蜥蜴干，表情异常满足，嘴里还不肯闲着。建文看他吃就来气，真想将他塞回木桶滚上甲板，一脚踢到大海里去。

再看铜雀，只见他不知何时去了门边正对着墙壁在打坐，看来他彻底放弃了品尝如此可怕的珍馐，宁可在这几天里修行辟谷。

“有了有了有了！”

腾格斯满面春风地跑进货舱，抱住铜雀的肩膀用力摇晃：“老头，你有什么抓鱼的好工具快交出来借俺用一下！”

铜雀正在打坐入定，没有多想，摸出根带鱼钩的渔线：“这是用百年海蚕丝做的渔线，北海千年寒铁打造的鱼钩，水火不侵、坚韧异常……哎哎！你别抢啊！”

腾格斯哪里肯听他讲完，劈手夺过渔线，从地上捡起一只蜥蜴干挂在鱼钩上，一阵风似的又跑掉了，临走还喊了声“长生天保佑！”铜雀睁开眼，与哈罗德、七里、建文四个人对视片刻瞬间都明白了腾格斯要干什么：“他要钓鱼！”

要是有人吃谁还吃什么蜥蜴干？四个人争先恐后地朝着甲板跑去，生怕腾格斯一个人钓上鱼来直接独吞了。

没等他们上到甲板，便听到腾格斯破口大骂的声音，接着又是“扑通”一声似乎是跳进了海里。

七里脚快，第一个推开舱门，只见腾格斯的衣服散在地上，叫骂声是从船舷外传来的，而且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几个人赶紧跑到船舷朝外张望，只见腾格斯脱得赤条条的，骑在一条大鱼身上，钵盂大的拳头一下一下在打，背上小翅膀玩命扇动，似乎是想要把胯下的大鱼拉上甲板。大鱼显然不肯就范，还在水里上下浮动，又绕着青龙船前后来回游动想把腾格斯甩掉。再仔细看去，只见大鱼和青龙船的龙头之间连着铜雀的海蚕丝钓鱼钩，看来腾格斯是将渔线拴在船头钓鱼，大鱼咬了钩脱不开，只好在船前后乱游。

“好大一条鱼，平白吃了俺的蜥蜴干还想跑？好歹让你留条尾巴下来！”

腾格斯嘴里说着，一只手牢牢抓紧大鱼背鳍，另一只手还在握成拳头朝它脑袋猛擂。建文和七里、哈罗德都很开心，忙去抓住渔线，要帮腾格斯将大鱼拖上船。这大鱼游动得极快，大半截身子又在水里，可看身形足有丈许长，若是真的钓上来，足够五个人吃上好几天。

铜雀眯着眼仔细观看，越看越不对，突然他瞪圆双目惊呼起来：“这不是大鱼，是虎鲸！”

话音未落，只见那大鱼带着腾格斯猛地跃出水面，蹿出几尺高，可不是头

带白斑的虎鲸？

“上帝，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罗德也认出是虎鲸，他放开渔线，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那不是鱼，快回船上来！”

发现腾格斯骑的不是大鱼，而是一头一丈多长的虎鲸，铜雀吓得大叫。他知道虎鲸这种动物喜爱群居，既然有一头出现，只怕大群同伴不久将至。

“你说什么？俺听不清楚，这大鱼实在可恶，我非打死它不可！”

腾格斯正骑得欢腾，加之海上声响极大，虎鲸又时不时跃身击浪制造出巨大响动，铜雀一人的声音根本无法传到腾格斯耳朵里。那边哈罗德在边上比画着解释，这才让还在卖力拉渔线的建文和七里明白虎鲸有多危险。两人被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追着腾格斯喊叫挥手，要他快放弃虎鲸。

即使四个人一起喊还是无济于事，腾格斯反而以为船上人在给他鼓劲，倒是更卖力地对虎鲸的脑袋饱以老拳。虎鲸被打得龇牙咧嘴，露出满口白森森尖牙在海面上蹿下跳，朝着青龙船猛撞过来。

这条虎鲸虽说尚未完全成年，脑袋却不亚于花岗岩般坚硬，腾格斯的拳头如同铁锤打铁砧般“叮叮当当”乱打，竟将它打得疼痛难忍，一头朝着青龙船撞来。青龙船虽是灵船，毕竟只是木壳，被它猛撞几下，竟将左舷轮盘的一片桨叶给撞断了。

“哞……”

青龙船的龙头嘴里发出震耳欲聋的痛苦悲鸣，船身被这巨物撞得左右乱

晃，甲板上的人站立不稳，摔得东倒西歪。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建文心痛不已，可惜他的海藏珠只能为活物治伤，对船只损伤毫无办法，要不他真想为青龙船分担痛苦。

七里发动珊瑚之力让自己稳住身子，一步步踩着珊瑚走到船舷，冷漠地看着在水里和虎鲸正打成一团的腾格斯，从怀里掏出五支苦无。建文和哈罗德意识到七里要干什么，吓得同时飞扑过去，抓住她举着苦无正要丢出去的手。

“你要干什么？”建文大声问七里。

“既然它会召唤伙伴，那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然是趁它还没来得及召唤时，迅速杀鲸灭口。”七里在遇到事情时总是会用忍者的逻辑思考，对于忍者来讲，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问题消灭。

建文差点被七里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气乐了：“虎鲸那么大，你这几支小小的苦无顶什么事？再说要是投到腾格斯怎么办？”

“你放心，我这几支苦无上涂了蝮蛇毒，保证让它死得痛快。至于那蛮子，既然他惹了事就一了了结，我会很快的！”七里冷冷地说着，手上就要使劲将苦无扔出去，建文和铜雀赶紧又用力抓住。

“若真如此，大群的虎鲸必会追杀我等到天涯海角！”哈罗德将七里的手抓得牢牢的，生怕她真的扔出去铸成大错。

铜雀倒是不慌不忙，反倒有些自得之色，从胯下托起那只金灿灿的铜雀来：“杀了它们的同伴，可不是死一个腾格斯能解决的！好在这还只是头未成年的小虎鲸，老夫自有办法将它赶走。此物只要我用力一吹，自然能召唤巨鲸来解围……”

“快吹！”三个听众急得一起大叫起来。

铜雀吓了一跳，赶忙双手捧着铜雀，嘴含住铜雀尾巴。原来，这铜雀竟是空的，翘起的尾巴如哨嘴般有个扁扁的洞，他仰头对着远方海平面鼓腮用力吹起来。

“嘟嘟嘟……”

小小铜雀嘴里发出的哨声异常尖锐，传出极远，回音在海上久久不能平息。

不多时哨声果然有了回应，远处蓝天碧海相接直线上出现十几道三角形背鳍拉出的白色水花，划着直线朝慢速行进的青龙船靠拢来。巨大鲸背接连露出

海面，铜雀更是得意，自信满满地放下手里的东西靠着船帮回过身，对着三个人做出“怎么样”的手势。

只见建文和哈罗德的面色反而变得更加凝重，铜雀正觉得古怪，腰带突然被七里猛地抓住，半个身子被轻松提起伸出船外。七里的声音听不出任何喜怒之情：“你自己好好看看招来的都是些什么。”

铜雀对着阳光眯着眼仔细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原来朝着青龙船赶来的，竟然是十几头成年虎鲸。

“糟了，看来是小虎鲸的同伴离得太近，反而被铜雀的哨声召唤了来。”听了铜雀的解释，七里真想直接把他扔进海里喂虎鲸算了。

正骑着虎鲸在海面上蹿下跳的腾格斯倒快活得大叫起来，科尔沁草原的男儿都是四岁骑马、七岁拉弓，在马背上颠簸的时间比双脚沾地的时间都多。被困在船上狭窄空间的日子太久，他早就憋坏了，这回能骑上虎鲸在碧蓝如洗的海面上上下翻腾，一如骑马在草原奔驰，没多久便骑习惯了，全身说不出地快活。他见又有大群虎鲸靠过来不但不怕，反倒像是草原上的牧人见到大批的骏马，欢喜得用蒙古语唱起荒腔走板的长调来。

腾格斯骑这头小虎鲸的时间久了，竟然没能制伏虎鲸也没被甩下去，看它嘴上挂着渔线痛苦挣扎倒生了相惜之意。他想起身上有罗刹女武士送他的“瓦西利亚”匕首，抽出一看，寒光闪闪，居然是把大马士革钢稀世宝刃，对着绷得紧紧的海蚕丝渔线只轻轻一割，渔线应声而断。

他又想起小虎鲸嘴里还有根鱼钩，伸手朝它嘴里去掏，小虎鲸见他伸手要摸自己的嘴，张开满口大牙就要咬，腾格斯怒目暴睁，俯身大喝：“老实点！”

小虎鲸被他一吓，张开的嘴竟不敢闭上，腾格斯利落地将铁钩从它口腔摘下，随手扔进海里。小虎鲸嘴里没了铁钩子，觉得舒服许多，载着腾格斯欢快地朝着远离青龙船的方向高速游走。腾格斯像骑马似的双腿紧紧夹住它的身体，单手抓住背鳍，腰杆挺得板直，朝青龙船上招手：“俺先去耍耍，很快回来。”

青龙船上的诸人看到眼前这一幕都傻了眼，腾格斯骑着小虎鲸很快无影无踪，那十几头成年虎鲸似乎并不想放过青龙船，紧随在船左右上下跳跃，不比青龙船小多少的巨大身体一跃能跳过船艏的龙头。白色的腹部连绵不绝地从建文等人头顶越过落到水中，不断溅起的水花如同下起一场大雨，将甲板弄得湿

滑无比，船身也随着它们的跃起落下左右活动得更加剧烈。

“自己惹下祸倒跑了，留下我们顶缸。”抓着铜雀的七里没了主意，她的毒苦无只有几支，想杀死十几头庞大的虎鲸简直是痴人说梦。

“嘟嘟嘟……”

这回铜雀也不和七里答话，拿起他的宝贝又鼓着腮帮子吹起来。

没多一会儿，海面上果然出现灰黑色背脊，背脊乘风破浪越靠越近，正是铜雀常乘坐的那头巨型须鲸蓝须弥。蓝须弥从鼻孔喷射出小喷泉般的水柱，在侧面紧紧跟随着被虎鲸们包围着前进的青龙船，嘴里发出骇人的低鸣，恐吓虎鲸。

只见一头身体最大、似乎是头领的虎鲸浮窥片刻，忽然用尾鳍“啪啪”地拍动水面，喉咙里发出生锈锯条锯铁管似的“嘎啦啦”噪声。另外十几头虎鲸也跟着发出这种古怪声响，蓝须弥突然掉头朝着远处飞也似的游跑了。

“那些虎鲸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建文知道铜雀懂得鲸语。

“快滚。”铜雀表情很沮丧，嘴上的胡子乱颤。

“虎鲸攻来也！攻来也！”听到哈罗德的惊呼，大家才想起如今强敌环伺，还不是斗嘴的时候。此时，虎鲸们还在追逐着运行中的青龙船，在它们看来，这条通体湛青的大船是侵入它们海域欺负同伴的生物，虽说从来没见过，但定要置它于死地。

最大的那头虎鲸头领再次发出“嘎啦啦”的怪叫，接着张开大嘴，朝着青龙船的盘龙转轮就是一口。转轮上安插着若干木质桨片，这一口的咬力着实惊人，三四片小窗子大小的桨片应声而断，青龙船瞬时朝着另一侧歪了歪。

青龙船受伤对建文来讲如同在他心口咬了一口，可没等他心疼完，其他虎鲸的攻击也开始了，它们或者用牙朝着可以下嘴的舵轮啃咬，或者用头、用尾鳍去撞击船身。整个青龙船被撞得像是在巨浪上翻滚，船身四面八方都传来船壳被撞击的“咚咚”声。

船体的剧烈晃动令建文和铜雀只有抱住船帮和桅杆才能站住，只有七里还能稳稳躬身站立，哈罗德干脆趴在地板上，免得被颠簸得站立不稳。哈罗德的耳朵比常人要大出一圈，听觉异常灵敏，只见他趴在地上，耳朵紧贴着甲板上动了动，突然脸色大变，叫道：“船中有水声，莫不是漏水了？”